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
第五十五回 田氏女細談妙劑 洛家娃默禱靈籤

話說顏紫綃接了書信，將身一縱，霎時不見。枝蘭音歎道：「世間竟有如此奇事！真是天朝人物，無所不有。將來上京赴試，路上有了此人，可以『高枕無憂』了！」洛紅葉道：「碑上可載此人？」閩臣道：「妹子隱隱記得碑記有句『幼諳劍俠之術，長通元妙之機』。不知可是此女。可惜碑記已失。早知如此，把各人事蹟預記在心，或抄一個副本，豈不是好。此時只覺渺渺茫茫，記不清了。」蘭音道：「姊姊不過是句頑話，那知白猿果真將碑記攜去。將來倘能物得其主，也不枉姊姊辛苦一場。」紅葉道：「我們看他不過是個獼猴，那知卻是得道仙猿。那顏家姊姊黑暗中倉卒一遇，就能識得白猿，辨得碑記，可見他的眼力也就不凡。這句『長通元妙之機』，只怕就是他哩。」三人又說些閑話。忽見顏紫綃從樓窗攆進道：「姊姊之信，業已交明。今日已晚，容日再來請教，咱妹子去了。」將身一縱，仍從樓窗飛去。姊妹三人，惟有稱奇叫絕。

次日絕早起來，一心盼望婉如諸人，等之許久，杳無蹤跡。蘭音道：「原來這個紅女信未寄去，卻來騙人！」不多時，天剛交午，只見林婉如、陰若花、田鳳翽、秦小春姊妹四個，竟自攜手而來。拜了林氏、史氏；見了閩臣、蘭音、紅紅、亭亭；並與洛紅葉、廉錦楓見禮，各道渴慕之意；閩臣又引他們見了良氏、緇氏。回到內書房，姊妹四個，一同相聚，好不暢快。

洛紅葉提起昨晚托人寄信之話，若花聽了，笑個不了。蘭音道：「姊姊為何發笑？」若花道：「向來我與婉如阿妹一房同住。昨晚天交二鼓，閉了房門，收拾睡覺，婉如阿妹剛把鞋子脫了一隻，忽然房門大開，攆進一個人來。婉如阿妹一見，嚇的連鞋也穿不及，赤著一腳，就朝牀下鑽去。幸虧我還不怕，問明來意，把信存下。那顏家阿姊去遠，他才鑽了出來。」眾人聽了，一齊大笑。婉如道：「閩臣姊姊也太不曉事，那有三更半夜，卻教人寄信！虧得妹子膽量還大，若是膽小的，只怕還要嚇殺哩！」田鳳翽道：「姊姊雖未嚇殺，那赤腳亂鑽光景，也就嚇的可觀了。」錦楓道：「閩臣姊姊托何人寄信，卻將婉如姊姊嚇的這樣？」閩臣把昨晚情節說了，眾人這才明白。洛紅葉道：「昨天顏家姊姊攆進樓窗，只覺一道紅光，我也吃了一嚇。及至細看，那知他衣履穿戴，無一不紅，並且面上也是緋紅，映著燈光，倒也好看。」秦小春道：「這樣紅人，當日命名為何不起紅字，卻起紫字？今紅紅姊姊面紫，反以紅字為名，據我愚見：這二位姊姊須將名字更換，方相稱哩。」

田鳳翽道：「命名何必與貌相似。若果如此，難道亭亭姊姊面上必須有亭，若花姊姊面上必須出花麼？」若花道：「正是，我才細看紅紅、亭亭兩位阿姊面上那股黑氣，近來服了此地水土，竟漸漸退了。適聽鳳翽阿姊『出花』二字，我倒添了一件心事。」閩臣道：「姊姊此話怎講？」

若花道：「愚姊向聞此處有個怪症，名叫『出花』，又名『出痘』。外國人一經到了天朝，每每都患此症。今紅紅、亭亭兩位阿姊，因感此地水土，既將面色更改；久而久之，我們海外五人，豈能逃過出痘之患。所以憂慮。」紅紅、亭亭聽了，也發愁道：「姊姊所慮極是。這卻怎好？只怕此命要送在此處了！」廉錦楓道：「送命倒也乾淨。只怕出花之後，臉上留下許多花樣，那才坑死人哩。」婉如笑道：「留下花樣，豈但坑死人，只怕日後配女婿還費事哩！」蘭音道：「怪不得婉如姊姊面上光光，竟同不毛之地，原來卻為易於配婚而設。難道赤腳亂鑽，把腳放大了，倒容易配女婿麼？」閩臣道：「你們只顧鬥嘴頑笑，那知此事非同兒戲，若不早作準備，設或出痘，誤了考期，那卻怎好？向來九公見多識廣，秘方最多，此事必須請教九公，或者他有妙藥，也未可知。就請小春姊姊寫一信去。」

田鳳翽道：「何必寫信。不瞞諸位姊姊說：我家向來就有稀痘奇方。即如妹子，自用此方，至今並未出痘，就是明驗。」若花道：「原來府上就有奇方，如此更妙！不知所用何藥？此方向來可曾刊刻流傳？」田鳳翽道：「此方何曾不刻。奈近來人心不古，都尚奢華，所傳方子如像值錢貴重之藥，世人看了，無論效與不效，莫不視如神明；倘所傳方子並非值錢貴重之藥，即使有效，他人看了，亦多忽略，置之不用。我家這方雖屢試屢驗，無如並非貴品，所費不過數文，所以流傳不廣。此方得自異人，我家用了數代。凡小兒無論男女，三歲以內，用川練子九個；五歲以內，用□一個；□歲以內，用□五個。須擇曆書『除日』，煎湯與小兒洗浴，洗過，略以湯內濕布揩之，聽其自乾。每年洗□次：或於五月、六月、七月，檢□個除日煎洗更好；因彼時天暖，可免受涼之患。久久洗之，永不出痘；即出痘，亦不過數粒，隨出隨愈。如不相信，洗時可留一指不洗，出痘時其指必多。你們五位姊姊如用比方，或將川練子加倍，大約三□個也就夠了。」眾人聽了，個個歡喜。

蘭音道：「一年只洗□次，是指小兒而言；我們年紀既大，恐□次藥力不到。據我拙見：一年共有三□六個除日，莫若遇除就洗，諒無洗多之患。況妹子生成是個藥材，幼年因患腹脹，何嘗一日離藥；今又接上煎洗，這才叫作『裡數外表』哩。」秦小春道：「妹子聞得世間小兒出花，皆痘疹娘娘掌管；男有痘兒哥哥，女有痘兒姊姊，全要仗他照應，方保平安。今你五位姊姊只知道藥煎洗，若不叩祝痘疹娘娘，設或痘兒姊姊不來照應，將來弄出一臉花樣，不獨婉如姊姊那句擇婿的話要緊，並且滿臉高高下下，平時搽粉也覺許多不便；倘花樣過深，還恐脂粉搽不到底，那才是個累哩。」紅紅道：「閩臣妹妹府上可供這位娘娘？」閩臣道：「此是廟宇所供之神，家中那得有此。」若花道：「婦女上廟燒香，未免有違閩訓，這卻怎好？」閩臣道：「上廟燒香，固非婦女所宜，且喜痘疹娘娘每每都在尼庵。去歲妹子海外尋親，亦曾許過觀音大士心願，至今未了。莫若稟知母親，明日我同五位姊姊央了嬌嬌一同前去，豈不一舉兩便。」紅葉道：「妹子意欲求籤問問哥哥下落，明日如果要去，妹子也要奉陪。」閩臣當時稟過母親，與嬌嬌說明。好在緊鄰白衣庵就有痘疹娘娘。

到了次日，史氏帶著唐閩臣、洛紅葉、陰若花、枝蘭音、廉錦楓、黎紅紅、盧亭亭來到間壁尼庵。有個帶髮的老尼，名叫末空，將眾人引至大殿，淨手拈香，拜了觀音。紅葉求了一籤，問問哥哥下落，恰喜得了一枝「上上」吉籤，這才略略放心。末空又引至痘疹娘娘殿內，一同參拜，焚化紙帛。閩臣道：「請問師傅：寶刹可供魁星？」末空道：「間壁喜神祠供奉有魁星。彼處也是尼僧。諸位小姐如要拈香，不過一牆之隔，小尼奉陪過去。」閩臣道：「彼處魁星可曾塑有女像？」

末空道：「這卻從未見過。小姐如發慈悲心，另塑一尊，卻也容易。諸位女菩薩適才拜佛，未免勞碌，且到裡面獻茶，歇息歇息，再到各處隨喜。」史氏道：「師傅見教甚是。」

大家來至禪堂，一齊歸坐。道婆獻茶。末空一一請問姓氏。及至問到洛紅葉跟前，把眼揉了一揉，又望了一望，登時垂淚道：「小姐莫非寶王主人之後麼？我家徒弟要訪下落，一連數載，杳無音信，那知天緣湊巧，今日竟得小姐到此！」洛紅葉見老尼之話不倫不類，惟恐被人識破行藏，忙遮飾道：「師傅休要認錯！我雖姓洛，乃水旁之『洛』，那知駱老爺下落。」末空道：「請問唐小姐：此地唐探花是你何人？」閩臣道：「是我家父。」末空道：「卻又來！當日唐老爺未中探花之時，曾在長安與敬業大人、寶王大人結拜弟兄，我的丈夫曾經目睹。今二位小姐恰恰同至小庵，非寶王主人之後而何？小姐何必隱瞞，我豈為禍之人！況小徒就是駱公子之妻，今雖冒昧動問，豈是無因。」紅葉見話有因，慌忙問道：「令徒姓甚名誰？如今在麼？」末空道：「此人之父，乃太宗第九子，人都呼為九王爺，因滅寇有功，曾封忠勇王爵。素與駱老爺相交最厚，故將郡主許與駱公子為妻。此女現在小庵，名喚李良箴；因恐太后訪察，就從外祖之姓，改為姓宋。」紅葉道：「師傅此駱老爺話錯了。我同駱府雖非本家，向有親誼，他家之事，也還略知一二。駱公子雖係九王府中郡馬，郡主久已亡過；後來雖有欲續前姻之話，因王爺並未生有郡主，彼此旋即離散，至今□餘年，何嘗又與王府聯姻？此話令人不解。」末空道：「原來小姐不知此中詳細，待我慢慢講來。」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